

臺灣文獻史料叢刊——第一輯

臺灣通史

(上冊)

臺灣大通書局印行

臺灣文獻史料叢刊

第一輯

(19)

臺灣通史
(上冊)

臺灣大通書局印行

臺灣文獻叢刊第一二八種

臺灣通史
(上冊) 連橫

林序

臺灣背歸墟而面齊州，豈卽列子之所謂「岱輿、員嶠」耶？志言臺灣之名不一，或曰「大宛」，或曰「台員」；審其音，蓋合「岱輿、員嶠」二者之名而一之爾。其地自鄭氏建國以前，實爲太古民族所踞，不耕而飽，不織而溫，以花開草長驗歲時，以日入月出辨晝夜，巖居谷飲，禽視獸息，無人事之煩，而有生理之樂。斯非古之所謂仙者歟？抑亦因生齒未繁，乃得以坐享天地自然之利爾！

聞之故老言，吾族適此之先，嘗誅荆榛、立阡荆之誅荆榛、立阡陌，終歲勤動，不遑寧處，所贏者卽節衣縮食之餘也。而常苦不足，常，而常苦不足，終且貨其產於我；則我勞而彼逸，我儉而彼奢也。故觀天之福諸番不之，天之福諸番不可謂不厚矣。使其閉關自守，無競於人，雖至今嘯傲滄入室，乘瑕蹈室人入室，乘瑕蹈隙，月進而歲不同；乃彼昏不知，猶懵焉無改。夫因陋於天而失於人，天得於天而失於人也固宜。

抑又聞之，吾先民之墾草此土也，其葬於蛇豕之腹、埋於榛莽之墟者，不知凡幾，故又呼之曰「埋冤」。然卒底於成者，則前仆後繼、慘淡經營之力也。訖於今，休養生息數百年，取益多而用益宏，食者衆而生者寡。雖然，微大力者負之而走，吾知喬木先嚙猶將易主，而況巧拙相懸、強弱異勢乎？彼深山窮谷中雕題鑿齒之遺，固已竊笑於旁

而議其後矣。世之讀此書者，其亦念篳路藍縷之勤，而憮然於城郭人民之變也哉。
丙辰夏五，東寧林資修序於陽峯之麓。

徐序

左丘明作春秋傳，以三十卷括二百四十年之事，于會昇賢之。司馬遷作史記，敘三千年事，僅五十萬言；班固作漢書，敘二百四十年事，至八十萬言。其煩省之異若是。張世偉乃謂班不如馬；劉知幾則言古今不同，勢使之然，不得斥近史爲蕪累。然哉！然哉！今珂讀連君雅堂臺灣通史，見其煩省適中，而三復歎美之者以此。通史者，通貫古今之史，與斷代史異，則尤易煩不易省者。雅堂爲是，凡一千二百九十年之事，悉具於八十八篇，而乃鉅細畢舉，無漏無蔓。蓋爲紀四、爲志二十四、爲傳六十，踵龍門之例而變通之，附表於志中，取便觀覽，爲今之學者計也。其所紀載，始隋大業元年，終清光緒二十一年。臺灣文獻，於是不墜。

抑珂嘗聞之，知幾謂作史須兼才、學、識三長。雅堂才、學偉矣，其識乃尤偉。知民爲邦本，非民則國曷以立，故於民生之豐嗇、民德之隆污詳言之，視昔之修史從重兵、刑、禮、樂者何如耶？珂不敏，比亦粗有撰述，於民事輒致詳，猶雅堂之志也。既卒讀，爰書此以歸之。

中華民國十四年仲夏，杭縣徐珂謹書於上海。

章序

偉哉！鄭延平之啓臺灣也。以不毛之地、新造之國，而抗強胡百萬之衆，至於今遂爲海中奧區焉。余昔者聞其風烈，以爲必有遺民舊德在也。直富有票舉兵，余與其人多往復，爲有司所牽，遯而至臺灣。臺灣隸日本已七年矣，猶以鄭氏舊事，不敢外視之。逾十年，漢土光復。又十四年，遺民運雅堂以所作臺灣通史見示。

臺灣故國也。其於中國，視朝鮮、安南爲親。志其事者，不視以郡縣，而視以封建之國，故署曰通史，蓋華陽國志之例也。鄭氏多武功，政治濶略，清人得之，從事亦尙簡，故所言不能如華陽國志詳備。若其山川、邑落、物產、謠俗之變，則往往具矣，然非作者之志也。作者之志，蓋以爲道土訓者必求其地建置之原。臺灣在明時，無過海中一浮島，日本、荷蘭更相奪攘，亦但羈縻不絕而已，未足云建置也。自鄭氏受封，開府其地，才遺士女，輻湊於赤嵌，銳師精甲環列而守，爲恢復中原根本，然後屹然成巨鎮焉。鄭氏繫於明，明繫於中國，則臺灣者實中國所建置。其後屬清、屬日本，視之若等夷。臺灣無德於清，而漢族不可忘也。余始至臺灣，求所謂遺民舊德者，千萬不可得一二。今觀雅堂之有作也，庶幾其人歟？

豪傑之士無文王而興者，鄭氏也。後之豪傑，今不可知。雖然，披荊棘、立城邑於

三百年之上，使後世猶能興起而誦說之者，其烈蓋可忽乎哉？雅堂之書，亦於是爲臺灣重也！

中華民國十六年一月，章炳麟。

徐序

中華民國三十四年，連雅堂先生所著之臺灣通史第一次在國內印行。六月，排版將畢，其哲嗣連定一先生命余作敘。余與定一先生十餘年故交，誼不敢辭，乃秉筆而言曰：

凡住居於此員輿上之民族，苟能不安僊野，黽勉前進，均必能在文化上有所貢獻，以傳遺後世，以沾溉人類。惟因時地不同，環境差殊，故每民族所創造之文化均必押有其環境之印記，於大同之文化體中有特異焉。此特異點與創造民族之盛衰分合有密切之關係，籀繹古史者不可不慎思而明辨之也。

我中華民族所創造之文化爲世界鉅大文化之一，殊無疑義。其特異點，依吾人之所探尋，蓋有三端：一曰緩，二曰久，三曰穩。自人類學者證明吾民族爲中華之土著而外來之說絀，其奠居於斯土也已不知其綿歷幾萬年。從有傳說計起，炎、黃、羲、皞以後蓋已超過五千年。其同時之文化民族，若埃及人、若兩河間人，其進入歷史皆比中國較早。埃及之第十二朝（西元前二十與十九兩世紀）與將來第十八朝之阿門諾斐斯四世時（西元前十四世紀），其聲名文物蓋已燦然大備。巴庇倫之哈莫拉比王（西元前二十二世紀末），文治武功烜赫當時；其詳備法典所刻之原石尙在，爲歷史家之異珍。希臘民

族脫游牧而進農事已當我商代後期，其傳說歷史晚於我國者一、兩千年；然其文化突飛猛進，至我國春秋、戰國之交，已足冠冕羣倫。我國炎帝族之肇始農業，當在距今四千年之前。然夏、商古史，猶復晦昧；周代蹶起，文化始漸可與哈莫拉比時相比；及孔、老、墨諸子勃興，而哲學思想始得與後進之希臘諸賢哲並駕。經歷奕世，始躋於高度文化之林，則其緩也。埃及及兩河間之古代文化，至西元前二、三世紀已完全泯滅。希臘高尚文化，至後六世紀茹斯底年大帝封閉雅典學校後亦薪盡火絕。而中國之文化獨迢遞四、五千祀，未嘗中絕。自秦始皇至今二千餘年，史事之載於正史者無一年之缺逸，尤爲世界各國之所無有，則其久也。埃及前有希克索諸王之殘掠，後有亞敍里人之蹂踐。兩河間前經赫底特人之橫掃，後經迦塞特人之潛入。亞敍里大帝國興勃亡忽，擬迹秦、隋。迦勒底後起，數十年而滅，蓋無足述。此諸國者，其興也馳騖震耀，舉世駭眩；其頹也昏昧黯黹，永永長夜。希臘人思想文藝之所詣，騰蹕高躋，匪惟超前，抑幾絕後，其末葉之所遭尙不致如前二方之慘悽；然在中世紀，其鴻文玄著不過匿迹於修道院蛛網塵封之間。比贊庭帝國文人名延一線之傳，然亦不過尙能尋章摘句，作盲目之景行而已。我國三代、秦、漢二千餘年，止有朝代之嬗易，却無淺化人民入滅文教之礎石。南北朝、五代、金、元及明清之交，雖或禹域雲擾、或異族纂統，而仁人義士當茲八方同昏之際，仍風雨如晦，鷄鳴不已，獨握天樞以爭剝復之運，卒能使舊有文化不惟不因離亂

而致萎萎，反因思想之奮厲而愈啓光芒。結果異方侵入之淺化人士因仰羨而同化，歷阨危一次而我中華民族增庶增強一次。卽至近百年來，我兵力、經濟、文化皆受西方人嚴重之壓抑，而終受有廣土衆民以備此八、九年獨立抗戰之潛能，則其穩也。緩近於絀而穩毗於優，久介其間而幹其運。微久無以補緩之缺，微穩亦無以奠久之基。然微緩，則其於政也，多強迫急制之音，少優柔鑒飫之趣，故亦終難收可大可久之效。則緩與穩雖似優絀相反，而實係一事的兩方，去此一則彼一亦失。斯義對庶政或非顯著，而惟異族相遇，俗遭化殊，急若束溼，雖亦偶獲近效，而欲其雍容涵育，久且鎔爲一體，絕不可得。一旦束斷，凌亂潰散，或返其故，或且有甚於故者。我國數千年來，與四周淺化人民之相處，毫無奇策，亦惟是『修其教不易其俗，齊其政不易其宜』，『用夷禮則夷之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』。漸漬之以文化，而不束縛之以政刑。只注意於風俗習慣之漸由異而之同，絕不設法加強各民族間之此疆與彼界。無迫促同化之意，而潛移默化，皆可寔孕鎔合於不自覺。以視十九世紀東西列強所用之禁用語言、迫抑習俗之政策，大異其趣。不急同化者終得同化，急於同化者卒難同化，自然演進之遲速與人意中之遲速常多睽違。天下事大抵然哉！

臺灣與我閩疆一葦可通。其通中國也自隋，至今日千餘年，卽至明季鄭氏與荷蘭人之互爭，亦千有餘年也。此千餘年間，我閩、廣人民與斯地土著逐漸融合之陳迹，雖史

缺有間，而用近一、二百年間我僑民在南洋諸島與土民融合之經歷相比較，固不難想像以得。我國僑民在臺灣者經歷久遠，至鄭氏時與土人蓋已融爲一體。雖高山深谷之中，因地勢之限隔，小有流遺，未盡同化，而全局固無大殊異。明季之爭，非鄭氏與荷蘭人之爭，乃吾中華民族與少數侵入之西洋人相爭，故其勝敗之數不待著蔡。此後斯土雖隨全國之後由清廷征服，而我民族同化之偉業固仍繼續進行。清末，日本人竊據，以數十年之力即欲攫爲己有。其施政也，又徒暴力以壓，迫切以求。四、五十年中，未嘗念及土著之應有選舉權與否。及迫於喪失，始思開放一小部分不平等之應得以爲釣餌。所施極狹，所願奇奢，多見其不知量也。

今日故土恢復在即，吾國人對於斯土千餘年之經歷，亟宜有所研討以備來日之鑒戒。而有關之典籍文獻殊未豐富，識者憾之。雅堂先生爲吾國老民黨，邃於史學，積數十年之力，成臺灣通史巨著。余嘗讀其書，吾先民千餘年艱辛締造之遺迹罔弗覩陳。且斯時正值日本人壓迫峻削之際，故先生對於民族之痛癢之至深。於割地後諸英傑毫無希望，而猶艱貞力爭自由之逸事再三致意。且搜羅弘富，於島中動植卅物之蘊藏，亦皆據耳目之所覩聞，據實列述，不作浮光掠影之談。乃嘆邦人君子，如尙不願將祖先之所慘淡經營者完全置諸腦後，則對此書允宜人手一編。惟前僅印行於日本，國人得之非易。今幸商務印書館主人不顧抗戰八年後印刷之困難，勉力排印，已可與邦人君子相見。又喜

勝利在望，父老兄弟歸祖國之襁褓有日。斯書印成正值其時，故不辭愚陋，略書數語以志欣感。又希望國人鑑於我民族及荷蘭人、日本人在斯士盛衰遞嬗之往事，葆吾所長、勉吾所短，以綿續吾先民之豐功偉烈於無窮也！

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六月十五日，徐炳昶敬敘於雲南昌穀縣絡索坡之適然居寓齋。

張序

自開羅會議決定臺灣復歸我有，舉凡臺灣歷史、地理、政治、經濟，益成爲國人研究之對象。然有系統之著述，尙不多觀，學者病焉。

臺灣通史者，史家臺灣連雅堂先生之遺著也。憶初刊於二十年前時，余得先讀。以子長、孟堅之識，爲船山、亭林之文，敘述自隋代以至甲午千餘年間之事，綱舉目張，鉅細靡遺，且包藏人類生存爲歷史進化重心之奧義，洵爲近世中國史學之偉作也。余曾代乞章太炎先生爲之作序。近者商務印書館聞雅堂哲嗣震東君存有是書，欲其重版以餉國人。且以著者抱失地之痛，抒故國之思，激發正氣，非斯人不能作也；因徵諸震東。震東亦以是書如流傳宇海，不特彰先人之精忠，亦且發潛德之幽光，欣然許之。乞序於余。

雅堂先生平生著作豐富，臺灣通史而外，如臺灣詩乘、臺灣語典及詩文集等書，無不充沛民族精神、愛國熱誠。嘗以臺灣所失者土地，而長存者精神；民族文化不滅，民族復興亦可期。民國二十二年，震東返國，賁雅堂致余書曰：『昔子胥在吳，寄子齊國；魯連蹈海，義不帝秦。況以軒轅之胄，而爲異族之奴，椎心泣血，其能無痛？且弟僅此子，雅不欲其永居異域，長爲化外之民，因命其回國，效命宗邦也』。真摯沉痛，大

義凜然，感動之深，歷久難釋。今勝利到臨，臺灣收復，指日可待。余向以雅堂存臺灣於文化者，今竟重光臺灣，雖雅堂不及目覩，而震東克紹先人遺志，服務祖國，且已實際參加收復臺灣之工作，而其嘔心之作，又得隨鄉邦重光而重刊之，永垂不朽，雅堂有知，亦可含笑於九泉矣。今後臺灣歷史，應如何發揚光大之，深有賴於讀是書者，而於震東君尤殷殷屬望焉。

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倭寇正式無條件投降日，張繼。